

南區統計三十年

第一屆南區(原名高雄區,自第三屆起改名南區並沿用至今)統計研討會,乃於1992年6月25、26日兩天,在中山大學舉行。從那時起,每年一屆,起先只在南部各校,之後陸續增加,進而輪流在台灣各地舉行。主辦南區的自主性,及能同中存異,以發揮各校特色,既為統計界服務,又能凝聚本單位之向心力,並藉此提高自身的聲望,使國內有不少統計相關系所,樂意承辦此研討會。在歷來各主辦者之盡心盡力下,南區逐漸成長,規模從第一屆的僅10位演講者,及86位報名者,到近10年的每屆發表論文1百多篇,且動輒有4、5百位與會者,南區統計研討會,早已成為台灣統計界,年度舉辦之最盛大的研討會。

今年是2021年,第三十屆南區回到創始地高雄,於高雄大學舉行。三十屆容易嗎?大家不妨數一數,自己已參加過幾屆了?歷年的會議手冊保存幾本?在金庸小說裡,華山論劍可說赫赫有名。這是從“射鵰英雄傳”至“神鵰俠侶”,一再被提起,讓武林好手個個憧憬嚮往不已,早早為它立下鴻鵠志的武功排名大會。此會到底舉行過幾次?就算包括未完成的第二次,及有山寨版之嫌的第三次,總共不過3次。小說世界天馬行空,一切可以虛擬。真實世界裡,兩千多年前的秦始皇,於一統天下後,睥睨一切,秦有銳士,誰與爭雄?以為此後無人可敵,大秦帝國將二世、三世,……,以至萬世傳之不盡。只是“三”這個門檻還真不容易過,到了三世,秦朝便戛然而止。如果能傳更多代,或許今日“漢人”之稱謂就是“秦人”了。至於近代奧林匹克運動會,從1896年開始,每4年舉辦一次,卻也曾於兩次世界大戰期間,中斷過3次(分別於1916、1940及1944年)。相較之下,一個“民間”的全國性研討會,能不間斷地持續三十屆,便不宜視為理所當然了。即使這兩年,因新冠肺炎疫情波譎雲詭,使國內外不少活動取消、或改為線上,但去年及今年主辦南區的中正大學及高雄大學,仍在分別延期兩個月及四個月後,便讓南區舉行。而也有不少朋友,依舊不離不棄地參與。

這麼盛大的研討會,既要秉持眾生平等,及熱情接待的傳統,本已是相當艱鉅的挑戰,而隨機世界裡,又總有難以避免的各種大小意外,多年來,負責主辦南區的各單位,卻均能使命必達,這與其說是個個本領高強,倒不如說是皆具堅忍不拔的精神。一旦承諾,便力求盡善盡美,並無畏地克服大小困難。“使我們勝了世界的,就是我們的信心”,這是“聖經”“約翰一書”的第5章第4節所講。一切全憑信心!

南區統計研討會與中華機率統計學會,兩會皆誕生於1992年。2002年,學會首度藉南區舉行年會,那是在中山大學舉行的第十一屆,此後又有若干次合辦。而自2011年中正大學的第二十屆起,學會的年會,便皆與南區共同具名。如此一來,學會的理念,便易藉南區實踐,而南區則因學會的加入,更增添學術氣息。兩會相得益彰,共同成長。由於南區能見度高,且主辦單位莫不盡量與人為善,因而南區的內容愈來愈豐富。除一般研討會必有的演講外,中華機率統計學會在南區所支持之兩個講座,分別以中央研究院周元棻院士,及統計科學研究

所創所所長趙民德教授為名。另外，為獎勵優秀年輕學者，學會設立之魏慶榮統計論文獎，其審查過程中的演講複審，及最後的頒獎，亦皆假南區進行。趙民德教授曾在第二屆南區會議手冊中的“勿謂知音稀”一文裡說，“偉大的學者，不只是因為他們的學問，更因為他們的風格”。於南區表達對上述三學者之推崇，乃顯示台灣統計界感念他們，在帶領台灣統計，從播種萌芽、開花結果，到傳承，分別給出無與倫比的貢獻；而且三位除致力於學問外，還各有令人景仰之風格。至今周院士及趙教授仍偶而會出現在南區，大家有機會可親炙其風格。

於南區會議期間，同時舉行之大小事件，並不僅前述兩講座及一獎項，包括熱鬧滾滾的晚宴在內，分布在南區中之活動，幾乎可以琳琅滿目來形容。有人遂以為在我統計界的通力合作下，今日南區已進入所謂黃金時代(Golden Age)。

在希臘神話裡，將人類世紀分為五個時代。黃金時代是第一個，之後依續是銀、銅、英雄，及鐵時代。也就是黃金時代後，便逐漸衰退了。防微杜漸，我們須隨時警惕，南區的光鮮亮麗，看似沉浸在黃金時代，會不會只是馬克吐溫所說的鍍金時代(Gilded Age)? 就不要說金玉其外什麼的了，在老子“道德經”裡早說過，“金玉滿堂，莫之能守”。顯然被冠上黃金或金玉之類的稱號，雖令人飄飄然，卻不必過於欣喜。要知南區統計研討會的本質乃是學術，學術才是我們所該極力把持住的。無論如何，各主辦單位花那麼多心血，所呈現的南區，最想讓人透視出的內涵，沒有其他，就是學術。

本屆南區，在許湘伶教授之召集下，俞淑惠、郭錕霖、黃士峰、張志浩及楊洪鼎等幾位教師一起投入。尤其在 10 月 8 日，確定於疫情趨緩下，研討會將於 10 月 30、31 日舉行後，在短短的 3 星期，千頭萬緒，湘伶不分晝夜及假日，焚膏繼晷地為南區戮力以赴；助教吳蘭屏小姐做事認真負責、細心耐煩、講求品質，且辦理研討會的經驗豐富，高大統計所全體師生，齊心協力，使各項工作一直能井然有序地進行。需要感謝者其實相當多，即使無法在此一一列舉，我們也不想僅是謝天，仍要特別提到：中央研究院統計科學研究所陳君厚所長、中華機率統計學會黃文瀚理事長，及統計界的幾位俠客，朱基祥、李育杰、林士貴、林尚毅、吳牧恩及鄭宗記博士，盡其所能在各方面協助我們。而多個學術團體及企業機構，不吝提供贊助與協助，其隆情厚意，令人永銘於心。

過去多年，有若干朋友，常有形或無形地，對南部各大學統計相關系所，伸出友誼之手。像是樂意參與在南部舉辦的活動，即使是“瑣碎小事”，如助理教授升等副教授之感恩餐會，也屢在百忙當中，特地撥冗前來，以鼓勵後進。朋友一生一起走，在這值得紀念的第三十屆南區，高大統計所誠懇地將他們列入“南方之友”，以對他們略表感激之情。

南區統計三十年，不言而喻，三十屆是個里程碑。但三十的概念是什麼？孔子說“三十而立”，一個研討會能不間斷地舉行三十年，至少表示已站穩腳步、卓然而立了。但在 2020 年大陸的電視劇“三十而已”(Nothing But Thirty)中，有句台詞，“我們現在才三十歲，人生的半場還沒過完呢！”的確，與人的一生相比，即知三十年固然不易，只是說到底也不過三十而已，連人生之半都還

沒達到呢！更不要說，相較於幾千年默然的文明，三十屆的南區，即使值得欣慰，畢竟這是台灣統計界共同努力的成果，卻也沒什麼好值得炫耀的。但梁啟超早在“志未酬”一詩裡說過，“雖成少許，不敢自輕，不有少許分，多許奚自生？”藉由南區，三十年下來，我們還是一起做了不少事，其中有些至今餘味猶存。因此儘管三十而已，倒不必妄自菲薄，就是須更努力，甚至比盡全力還要努力一倍。

既然是第三十屆，我們便引“聖經”“箴言”的第30章第8節：

求你使虛假和謊言遠離我；使我也不貧窮，也不富足，賜給我需用的飲食。(Keep falsehood and lies from me; give me neither poverty nor riches, but give me only my daily bread.)

在九王奪嫡下，身為康熙皇帝四子的胤禛，如何突出重圍登上皇位？歷來有不同的傳說。在“康熙大帝”第四卷“亂起蕭牆”裡，作者二月河(本名凌解放)提出一看法。康熙子女眾多，其中存活的皇子約有二十個。皇子中有九位是公認或自認出類拔萃者，彼此互不相讓，為爭皇位各出奇招。康熙常為幾個包藏禍心的兒子嘔氣，曾兩廢太子，後來乾脆就不立太子了。一日康熙傳他的兩位股肱大臣張廷玉及方苞(桐城派之創始者)來，把他們當魔鏡，詢問誰是最適合的繼位人選？兩人起先惶恐不安，經過一番君臣交心，一母同胞的四阿哥胤禛及十四阿哥胤禛之名字浮現了。這兩位各有所長，難分軒輊。康熙繼續追問該選那一位？眼見閃躲不過，方苞提出以“看皇孫”來決定。因“有一個好皇孫，可保大清三代盛世！”其後便是大家都知道的歷史，康熙駕崩後，胤禛接位，即雍正皇帝，再來是乾隆，三個皇帝共同締造清朝一百三十餘年的盛世。皇孫之重要，由此可見。

值此“世溷濁而不清，蟬翼為重，千鈞為輕；黃鐘毀棄，瓦釜雷鳴”(楚辭/卜居)，紫欲奪朱乃易如反掌的當下，富足固然無須追求，但貧窮也大可不必。我們不但要志於道，且不為一個又一個，令人目眩神迷的五光十色領域所惑，虛假及謊言當然更該摒棄，除繼續致力於統計理論與應用之深耕，以厚植根基，還要踏實地推廣統計，以吸引一代又一代，年輕優秀的學子、學孫、學曾孫、學玄孫，…，加入我們統計的行列。

今年南區，報名者之專長極為多元。眾所皆知，統計應用無所不在，與文學亦能激盪出火花。如1985年，美國學者Gary Taylor宣稱，發現一首前所未見之莎士比亞的詩。比較韻味風格，不乏反對此詩為莎士比亞所作者。風格之說畢竟難具說服力，直到兩位統計學家Efron and Thisted(1986)基於不同作家，罕用字之出現頻率來判定後，爭議才止息，該詩作者為莎士比亞拍板定案。希望各方學者專家，在本研討會中能有很好的交流。

在南區與中華機率統計學會、中央研究院統計科學研究所，及中國統計學社，國內三個重要統計組織之緊密合作下，相信南區的下一個三十年，仍是相當令人期待的。最後，預祝本研討會順利成功。

國立高雄大學統計學研究所
黃文璋敬上 2021年10月